

文学卷 ④

总主编/卞孝萱
本卷主编/于景祥



赋史英华

气象非凡的汉赋

● 骆冬青 著



辽海出版社

中华文化百科·文学卷④

赋史英华——气象非凡的汉赋

骆冬青 著

辽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赋史英华：气象非凡的汉赋/骆冬青著. -沈阳：辽海出版社，2001.1

(中华文化百科，4. 文学卷/于景祥主编)

ISBN 978-7-80649-993-1

I. 赋… II. 骆… III. 汉赋-文学评论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1865 号

总 序

我们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历史悠久、由多民族结合而成的人口众多的国家。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科学家、发明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文物古迹，在科技上有许多重要的创造发明。

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将近 4000 年。从秦、汉时起，中国就是统一的国家。在整个历史过程中，分裂是变态的，而统一是正常的。这表现在统一的时间越来越长，统一的范围越来越大，统一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现在中国是一个拥有近 1000 万平方公里的伟大国家。

中国是国境内各族所共称的祖国。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的民族压迫，为维护民族团结，祖国的统一、进步，做出过重大贡献。现在，中国境内 56 个民族和衷共济，中华民族巍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是动员和鼓舞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光辉旗帜，是推动中国社会历史前进的巨大力量，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爱国主义情感广泛渗透于哲学思想、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心理素质、社会观念、文化传统、价值取向之中。因爱国主义而集合了民族凝聚力，焕发了全民族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具体内涵。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一致的。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工程。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传统，对于振奋民族精神，凝聚全民族力量，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实现四化、振兴中华的共同理想而奋斗，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爱国主义教育是全民教育，重点是广大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指出，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对青少年要抓好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遵照这一指示，辽海出版社组织编写了大型丛书《中华文化百科》。这套丛书分为历史、文学、艺术、哲学、科技、综合6卷，共100册，每册10万字左右。参加写作的，有年逾花甲的教授，也有风华正茂的博士、硕士，是一批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读者对象主要是大学和中学学生及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各界人士。因此，内容力求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立足于知识性和可读性，兼顾到理论性和学术性。在写作过程中，除了依据原始资料外，又吸收、参考了前人的研究成果。

爱国主义是培养“四有”新人的基本要求。对此，要普遍开展多种形式的教育活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出版《中华文化百科》就是面向广大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种形式。这套丛书，可以帮助他们了解中国的悠久历史，了解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发展历程，了解各族人民对人类文明的卓越贡献，了解先辈们崇高的民族精神、民族气节和高尚的道德情操，了解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了解过去，有助于理解现在，展望未来。我们努力使这套丛书成为广大青少年喜闻乐见的读物，感染熏陶，潜移默化，

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培养爱国主义感情，提高爱国主义的思想和觉悟，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人生观、价值观，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同时提高自身文化素质。

对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弘扬中华文化，是新世纪的伟大工程。我们全体编者、作者有幸能为这一工程尽微薄之力，感到无上的光荣和无比的快慰。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恳切希望得到各界人士的指教，以便再版时改正。

编者

2001年3月

目 录

总序.....	1
一、一代之文学.....	1
1. 诗韵文心——赋体的特质	1
2. 根深叶茂——汉赋的起源	7
3. 体物写志——汉赋的类型.....	14
二、汉赋的形成	18
1. 盛汉气魄——汉赋的成因.....	18
2. 拓宇楚辞——贾谊的骚赋.....	23
3. 呼唤崇高——枚乘的《七发》	31
三、汉赋的高峰	40
1. 浪漫人生——司马相如的生平.....	40
2. 包括宇宙——司马相如的大赋.....	46
3. 脉脉此情——司马相如的宫怨赋.....	62
4. 群星璀璨——高峰期其他赋家.....	69
四、汉赋的转折	79
1. 温厚典雅——刘歆等人之赋.....	79
2. 雄深诡丽——扬雄的大赋.....	87
3. 解嘲解难——扬雄的写志赋.....	94
五、汉赋的后期.....	102

1. 人文情怀——班固之赋	102
2. 述行像物——班固同期赋家	107
3. 宏富雅丽——张衡之赋	110
4. 殊质同宝——张衡同期赋家	116
5. 刺世疾邪——汉末的写志赋	120
6. 情灵摇荡——汉末的抒情赋	127
六、汉赋的影响.....	133
1. 辉煌炳焕——汉赋的成就	133
2. 万川之月——汉赋与后代文学	138
3. 江河万古——汉赋在当代	142

一、一代之文学

1. 诗韵文心——赋体的特质

一种文学形式，就是人类精神一种风姿独绝的花朵。

一花一世界。赋所展现的世界在中国文学史的浩渺天地里，统领着一派特别的风景，闪耀着不可磨灭的一段精光。中国传统文学中，向来诗、词、歌、赋并称，足见赋在中国人审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作为一种审美创造方式的普遍性和重要性。在整个中国古代审美文化中，也表现了其特殊的品质，显示了中华文化的某些风神气韵。

正如仔细辨别各种花朵的特征可以更好地进入大自然创造的种种美的奇境，对人类精神的花朵，也应当准确地判明其特质，从而更加深切细致地体察其蕴藏的美。

命名易而说明难。为一种文体下定义，就像为一种花的颜色、香味作说明，往往是感受甚深而欲辨无言。但是，要真正进入赋的世界，如果弄不清其基本的特征，那么，则如同想欣赏玫瑰而错认了月季，摸错了门径走入另外的地方；或如猪八戒吃人参果，食而不知其味，都不能准确而深入地进入其艺术境界之中。因此，尽管为赋下定义有种种困难，但是必须多方设法加以解决，从而，为进入汉赋的世界寻到

入门的向导和标牌。

赋，首先是作为一个动词出现于中国古籍之中的。所谓“赋诗言志”、“登高能赋”的“赋”，都是动词。许多时候，指的都是“做”诗。如：赋诗一首。往古代追溯，在《左传》中，《郑伯克段于鄢》里，郑庄公赋《大隧》：“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就是指郑庄公当场触景生情而吟诗。而在外交场合，所谓“赋诗言志”，是周代常见的一种制度，往往为外交中引用《诗经》成句以解释或委婉地答复某种难以直话直说的事情。就好像当今各国外交中引用一些成语或格言一样，往往能够起到一种特殊的效用。这类例子，在《左传》中很多。

从动词到名词，是人类生活中语言和文化发展的一种常见现象。如“歌”之由“歌唱”变为音乐名词，就是如此，都是人类某种审美活动方式固定化、形式化、类型化的结果。赋，由“不歌而诵谓之赋”，“赋之言铺”等动词意义转变为名词、一种文体类名的过程，也正是一种审美方式和审美表达方式逐渐形成并成熟的过程。

作为一种文体，古人对“赋”的定义纷繁杂乱，但是都指出了赋这一文体某些方面的特征。

首先，是指出“赋”与“诗”的密切关系。汉代班固《两都赋序》说：“赋者，古诗之流也。”这是说赋体是渊源于《诗经》，是由“诗”发展而来的。这种说法，在古代十分流行，也是有其道理的。清代刘熙载在《艺概》中则进一步说：“诗为赋心，赋为诗体”，“赋无非诗，诗不皆赋。”指出了赋所含有的诗性。近代章太炎《辨诗》中也说：“诗与赋未离也。”这些学者反复申明的，都是“赋”与“诗”的密切关系，至

于“赋”与“诗”为何有这种关系，刘熙载在《艺概》中指出：“赋起源于情事杂沓，诗不能驭，故为赋以铺陈之，斯于千态万状，层见迭出者，吐无不畅，畅无或竭。”说明赋是起源于人们表现复杂的情感和生活、事物的需要，表现诗体难以充分表现的一切。朱光潜也这样解释：“诗必流于赋者，由于人类对自然的观察，渐由粗要以至于精微，对于文字的驾驭，渐由敛肃以至于放肆。”（朱光潜《诗论》）从人类审美对象的日益丰富复杂，精微细致，以及审美表达能力的不断增强，来说明赋这一文体为何能从“诗”的怀抱中跳出，生长、发育为文学家族中一个独立的门户，是很有见地的。

“赋”具“诗”性，但又“溢”出了“诗”，成为“大规模的描写诗”，从而接近了“文”。晋人皇甫谧在他的《三都赋序》中说，赋“因物造端，敷弘体理，欲人不能加也，引而申之，故文必极美，触类而长之，故辞必尽丽”，说明了赋的特点在“引而申之”，“触类而长之”，力求全面、详尽地表现事物的特征，所以，是一种美丽的散文。郭绍虞先生则认为：“同样用铺采摘文的方法，以诗的笔调体式出之者仍为诗，以文的笔调体式出之者则为赋。”^①更明确地指出了，赋的特质是偏重于文的。因此，在散文史中收入赋，而在诗歌史中则不会写到赋。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见出，赋是文学中的一种两栖类体裁，“非诗非文，亦诗亦文，”^②是介于诗歌与散文之间的一种文

① 陶秋英《汉赋研究》序，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② 郭绍虞为陶秋英《汉赋研究》所作序，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体。

那么，赋既兼具诗与文的特质，又有什么基本特征呢？梁代文学理论家刘勰在其体大思精的巨著《文心雕龙·论赋》中所下定义最为权威：“赋者，铺也；铺采摘文，体物写志也。”所谓“铺”，指的是铺陈，即详尽、全面，而又是一个方面一个方面地、一个部分一个部分地……描写事物的各种形神风貌。这样，就需要“铺采摘文”，以丰富而优美的文辞来细致地进行描写；描写自然、社会生活中的事事物物，和人们的精神世界，即所谓“体物写志”。其他文论家也都以相类的语言表达这一意思，但是，都不如刘勰的定义以“铺采摘文，尽赋之体；体物写志，尽赋之旨”（清纪昀语），从艺术形式和艺术内容两方面把握了赋的文体特征。

通过由外向内层层缩小包围圈，在“诗”与“文”的网络中，确定了赋的位置，又在赋的写作特点（铺陈）中确定了它的特征，我们现在可以为赋下一粗略的定义了：赋是介于诗与文之间的一种文体，其基本特征是以丰富优美的语言来铺陈事物的各种特点。

介于诗与文之间，从赋的句式上来看，表现为骈散相间。因为“赋侧重横断面的描写，要把空间中纷陈对峙的事物都和盘托出，所以最容易走上排偶的道路”（朱光潜《诗化》）。在铺陈事物特征的时候，由于事物本身固有的各个方面特征的相似或相异形成的排列、对比，以及观察方式的规律化和顺序性，都容易造成描写语言的骈化。从赋的音节上看，则表现为韵散兼行，既有押韵的部分，也有散文化的语句。骈、韵偏于诗的成分；散，则偏于文的特征。

赋的最成熟、最鼎盛的时期当属汉代。正如盛放的鲜花往往最为充分地吸收了大自然的阳光雨露和土壤、空气中的各类精华一样，汉赋也充分地吸取了骈、韵、散各类文体的特长，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其用韵，则疏密不定，声情自由放达；其句式则骈散不拘，随物赋形，超脱羁绊。而随着文学的发展，至六朝时，由于骈文的影响，出现了骈赋，特别是齐、梁时盛行。唐代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峰期，律诗成熟，受其影响，有了律赋。宋代古文运动提倡自然平易畅达的文风，随之产生了用散文句式所写的文赋。

要之，赋在骈、韵、散之中徘徊摇摆的过程，正是赋体本身的一种流变过程。赋在流变的过程中，与骈、韵成分的分合，也表现了赋的文学性与音乐性此消彼长的情况。所谓“不歌而诵谓之赋”，汉赋本身可以诵，但是已脱离了音乐的纠缠，文学性增强了。而随着中国古代对声律研究、创作的不断精细、周密，文学发展过程中与音乐又在新的层面上达到了完美的结合。当音乐性成为文学表达的一大枷锁的时候，文学又奋力冲击、挣脱声律音韵的束缚，重又达到新的境界。赋体，也正是在这一辩证运动的过程中不断得到新的发展的。

各类文体起源于不同的精神需求，有着不同的风格。赋，起源于人们对万事万物的一种无穷的观照、描摹其各种特征的欲望，司马相如所谓“赋家之心，包括宇宙”，刘熙载《艺概》所谓“赋取穷物之变”，都说明了这一点。当铺陈一事一物不过瘾，便面向更加广阔的世界；铺陈一般的事物不过瘾，便转向奇事怪物、宏观事物；一般的词句不过瘾，便必然用富丽夸张的词句……所以，赋体风格的总体特征是“夸饰”。

扬雄论赋认为，赋“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钜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汉书·扬雄传》）。即是说明赋在铺陈中那种将某一类事物的描写铺陈推至极端而形成的夸张修饰的状况。刘勰在《文心雕龙·夸饰》中则对赋的“极声貌以穷文”的情况作了全面的描述和深刻的分析。

从结构上看，赋体较多采用主客问答来结构篇章，犹如对话体的散文。通过两个人之间的对答及辩驳，铺陈事物，同时，层层推进，奔向文章主题。

赋的主题往往是讽谏。但是由于开始的铺张扬厉、意气风发的夸饰，最后的讽谏作用的效果往往像暴风骤雨之后的一场毛毛雨一样容易被忽略。这就是扬雄所批评的“劝百讽一”。这一问题在以后将作具体分析，此不详论。

对于赋体的特质的种种描述，好比对某种滋味如梨子的滋味的说明，而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必须亲自啃一些梨子才行。这样才能真正知道梨子的味道，从一大堆不同的水果中辨别出梨子来。甚至从某种嫁接了梨子的成分的水果如“苹果梨”中吃出梨子的滋味来。常有人说某篇文章的某一段落像赋，如有人说《庄子·齐物论》中“大块噫气”一段是一篇“风赋”，就是一例。这就如同我们现在说某篇文章像首诗，某篇小说简直是一首唐人绝句一样，是真正把握了一种文体的审美特征。我们要深入地了解赋这种文体，也必须潜心体味，在掌握其基本特征的基础上，进一步溯源追流，从千变万化的形式中，认出这一文体。

2. 根深叶茂——汉赋的起源

正如一朵鲜花的开放与其深深扎入土壤中的根须和茎干枝叶等有着直接关系一样，汉赋这株中华民族精神的花树，也有着其深远的根源。

中国文学的光辉起点是《诗经》，后世文学总是奉《诗经》为万世师表，并且常常将各类文学作品都向《诗经》“寻根”。汉赋也不例外。汉代班固在《两都赋序》中说：“赋者，古诗之流也。”唐代李善注：“《毛诗序》曰：‘诗有六义焉，二曰赋’。故赋为古诗之流也。”古诗指《诗经》，《诗经》六义里有“赋”。班固的说法，长期作为权威定义，体现了长期以来中国人对《诗经》尊崇敬畏的情感，所以明知难以圆满解释却宁愿相信。另一方面，赋与《诗经》也确实有联系，但不是文体意义上的。《诗经》“六义”中的“赋”，与“比”、“兴”一起，指的是诗歌的修辞方法。作为一种修辞方法，赋，是“敷陈其事则直言之者也”，它指的是白描式的记事、状物、抒情、表意，特别是指记事状物；而作为一种文体的赋，则不仅要有铺陈直叙的手法，而且还要用比、兴的手法，因此二者不可混为一谈。但是，越过李善的解释，则班固的看法，也有其道理。原因盖在于，班固仅是提出了赋与《诗经》之间的一种渊源关系，而并不是着意为赋体下定义。也就是说，汉赋具有《诗经》的某些性质。那么，班固着眼于赋与《诗经》的哪些相似之处呢？《汉书·艺文志》曰：“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侧隐古诗之义。”古诗的“讽”有侧隐之义，即对下层劳动者一种深挚哀惋的同

情，所以班固着眼的是赋的讽谏作用。在赋的内容上，班固在《两都赋序》中说：“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这就更加明确地指出了赋主要是受《诗经》中雅诗与颂诗的影响为多。

说赋的讽谏作用起自《诗经》，并竭力强调赋的讽谏作用，以此来定赋的艺术价值的高下，是汉赋评论中源远流长、影响巨大的一种观点。但实际上作赋的主旨不在讽而在颂的也很多，这同样值得重视。“正如赋比兴中的赋曾被认为是赋的形式渊源一样，风雅颂中的颂亦被视为赋的精神故土之一”^①，因而汉人往往赋、颂并称，有力地说明了汉赋创作中的歌功颂德倾向。

由《诗经》到汉赋，中间经历了怎样的演变过程呢？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春秋之后，周道寢衰，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原来被宫廷化、贵族化的诗歌创作和欣赏吟诵活动，在时代的动乱中从庙堂走向民间，这是由“诗”而“赋”的重要转折点。在这一转折中，著名思想家荀况（荀子即孙卿）起了重要作用。荀子在文学史上第一个以赋名篇，《荀子》中有《礼》、《智》、《云》、《蚕》、《箴》五篇赋，此外，还有《赋篇》、《成相篇》等。《赋篇》句式上以四言为主，可说是一种诗体赋。至于“礼、智、云、蚕、箴”诸赋，则在隐语诗之后还加韵语问答，突破了《诗经》的成规。而《成相辞》，《汉志》也称之为赋，但是与“不歌而诵”的后来定型的赋有

① 程章钊《魏晋南北朝赋史》第7页，江苏古籍出版社92年版。

重要差异，就是可以歌唱。“成”字章太炎认为就是“打”字，“相”是一种乐器，是所谓“舂牍”、“送杵”，大致是古代的一种打击乐器。“成相”即“打连相”。《成相篇》的句式较为自由，以三言、七言为主，是杂言体，适宜于歌唱或说唱，有人说是后世弹词之祖^①。其实，这也是赋在初创期的特有现象，任何文体都有由驳杂到精严的发展过程。荀子这种向民间学习的精神，则为赋体带来了一种新鲜活泼的清新气息，是弥足珍贵的。

总的来看，《诗经》的浩荡巨川确实为汉赋的形成灌注了巨大的能量，成为汉赋之江河的重要源头。

继《诗经》之后给予汉赋以重要影响的文学作品是楚辞。

这是与《诗经》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在南方中国绚烂鲜丽、浪漫奇异的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的这株奇花异葩，展现的是充满炽热情感和神奇现象、瑰丽缤纷的美的世界，与《诗经》中那种有节制的抒情、文质彬彬的道德精神与理性精神相比，这里充溢的是原始的活力、迷狂的激情、神话的想象，是浪漫的燃烧着诗的烈焰的另一世界。清代王夫之说楚辞“其词激宕淋漓，异于风雅，……后世赋体之兴，皆祖于此。”即说明了《诗经》与楚辞的不同，并指出了楚辞是汉赋的祖宗。

其实，屈原的《怀沙》（《九章》之一篇）早已被司马迁直接称之为赋，《汉志·诗赋略》列“屈原赋二十五篇”，《汉书·贾谊传》言“屈原……作《离骚赋》。”足见汉代人认定

^① 王先谦《荀子集解》。